



甘加日報

康巴周末

特别策划

2019年5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编辑 设计 印刷

甘孜、朋友们与《贡嘎山》

◎旺秀才丹

在我出生成长的西北大地，河西走廊的藏汉杂居地区，对大西南的藏族同胞，有一种陌生的亲近感。

1985年，第一次离家出门远，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读预科。当时我写了一篇散文，被写作课赵重能老师作为优秀作文推荐到校广播站播出，其中有一句是：“坐在南国这不知名的树下……”。至今在预科同学的记忆里回响。

甘孜、《贡嘎山》这些名字，也是从那个遥远的时候起，从陌生而熟悉、默默无声地进入了我的视野。

2007年4月，藏人文化网落地成都。之后，我携网站一行三人，离蓉赴香格里拉。彼时，驾车从成都经泸州到贵阳、昆明、丽江、香格里拉。在香格里拉滞留几天以后，我们走乡城、理塘到康定路线，欲途径甘孜州境内返回成都。

乡城住了一宿出发后，报讯的电话早早传至康定，但是路途的纠缠从来无法计量。

《贡嘎山》主编列美平措老师从下午就约好了康定当地一众文友在等待。一直到了晚上十点多，我们才风尘仆仆赶到。

那一段时日，是我人生和事业的最低谷。路过康巴大地，面对崇山峻岭，我的心情就像失恋的人儿一样伤痛。

康定是此行的最后一站，也是第一站，一桌朋友的真诚和热情伴随着火锅的氤氲之气扑面而来，让我在巨大的失落时期，突然感受到有人看重我、信任我、在耐心等待我。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些等待的人和我没有隔阂、没有猜忌、没有功利，只有四目相对的真诚，和对远道而来的文友单纯的友情之温暖。

我忘了当时是否感动泪下。但是今天想起来，几乎热泪盈眶。

那不是我和列美平措老师的第一次见面？不记得了。记得耐心等待的朋友是以列美平措为核心的康巴作家群成员，有阿文（陈光文）、向东、寒零、桑丹、梅萨、康珠等人。

2007年之后，我大多时间居住在成都西北角的犀浦镇。有一次列美平措和何小竹两位诗人从西宁领到“少数民族十大诗人”的奖项回到成都，当时联系我，约了色波老师几位朋友吃饭喝酒。之后我请列美老师到犀浦小住两天。那时候我是单身汉，家里有空房子可住。有一次还在镇子上给他开过酒店。总之是来往接触的机会多了，近距离和列美老师有了很多的沟通。

我是华东师大夏雨诗社哺育出的诗人，深感社团以及作家群的巨大益处。所以康巴作家群的兴盛，是这些作家诗人共同的福报所致。在我这个局外人眼里，我觉得以列美平措主编为核心的《贡嘎山》杂志，对文学矢志不渝的坚守和追捧，是滋养康巴作家群这一群体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因素。

列美老师是纯粹的诗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康定这个人文底蕴丰厚的多民族杂居地，坚守在《贡嘎山》杂志，写着诗歌，编着杂志，结交着文友，培养着后生，淡然地生活在折多河畔，见证着这里一代代文人骚客的游移、变幻和成长。

旺秀才丹，西北民族大学教授、藏文化专家、藏人文化网CEO



延伸链接

《贡嘎山》汉文版200期到来，人们在文字中追忆与《贡嘎山》的种种过往。透过这追忆，一个事实逐渐明晰：一本文学杂志和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片土地和一群特定的人已经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孕育并传递着一个永不褪色的文学梦、家园梦。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新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我的文学之路起步在《贡嘎山》

◎吉米平阶

转眼到了“文革”结束，77、78年恢复高考，读书蔚然成风。那时候，新华书店一旦有新书到货，照例是一些文化单位的人员提前来选书，门脸上的大门是不开的，走办公楼所在的后门。我得家属身份之便，也偶尔杂列其中，由此认识了很多文学上的老师，比如张央老先生，比如意西泽仁兄长。也因为有一点作文的基础，在学校里好像就顺理成章成了文科生，语文课成绩不好也不好意思见人。现在想起来，虚荣心也要，督促力也要，在少年的成长道路上，一些满足、一些鼓励，还真的不可少。

1979年，我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现在叫中央民族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系。第一年放暑假回康定，在成都新南门上班车，中间在雅安住一晚，第二天翻二郎山由泸定前往康定，坐在老式客车上，泸定到康定的上坡路，吱吱呀呀，五十多公里的路途要摇晃两个多小时。第一次少小离家回来，归心似箭，但也无可奈何，看见路旁的折多河，虽然河道不宽，但水流湍急，浪花四溅，构思了一首小诗，回到家后写在纸上，隔天去请教张央老师，得到先生的首肯，后来发表在了《贡嘎山》杂志上。这是我笔下的东西首次变成了铅字，激动心情自不必说，由此种下了文学创作的种子。

在大学里，年级两个班，六十多个人，十七八个民族，除了极个别的，个个都做着文学梦，写诗歌的居多，自编刊物《百花园》，也出版了若干期。到2019年，是我们大学入学的前四十年，许多同学都已经退休了，现在盘点起来，后来真正从事文学职业的人，也只有那么七八个，不过在这七八个里面，有主管全国纪录片的，有主管全军电影创作的，有著名导演，有著名编辑，还有三个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个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也算是硕果累累。

还回到《贡嘎山》。自从有了那一首叫《折多河》的小诗面世，激发了写作的热情，随后稍有一点心得就寄给《贡嘎山》的老教师们，得到过许多前辈老师的指点，记得有张央、龚伯勋、黄定坤等

等，他们中间，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也是多年未曾谋面了，不知道见面之后都还能不能认识。那些习作经过指点和修改，有时候得以发表，渐渐有一些积累，仿佛真的可以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了。记得有一次得到一笔稿费，是18块5角，和我当时在学校时每月的伙食补贴巧合，用这笔钱在东四的全聚德请同宿舍7位同学吃了一顿涮羊肉，很心满意足，说明当时的稿费与物价之比，还是十分合理的。

这就与《贡嘎山》产生了割不断的联系，有一次与列美兄闲聊说起来，如果我大学毕业按计划回到康定，基本上的去向就是《贡嘎山》了。“当时好像给你的办公桌都安排好了哦。”列美兄如是说。不错，列美兄当时小有诗名，我也在《贡嘎山》混了不少稿费，我们两个去充任编辑，帮助张老师他们办刊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后来我留在北京，去了民族文学杂志社，与《贡嘎山》擦肩而过，但也没有中断跟《贡嘎山》的交道——我的第一篇小说《藏靴的故事》，是在《贡嘎山》发表的，后来的许多作品，也是在《贡嘎山》发表的，可以这么说，《贡嘎山》是我文学的出发地，也是我文学成长的摇篮。再接下来做编辑，业余写作，回到康定跟《贡嘎山》的老师朋友、跟《贡嘎山》的作者圈文友交往交流，自不必说。世事变迁，我们经历了中国文坛的潮涨潮落，经历了好友亲朋的聚散离合，许多老先生的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我们自己，也由青年而中年，正在向着老年的行列迈进。（据说根据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对全球人体素质和平均寿命测定后对年龄划分的新标准，将人的一生分为五个年龄段，0至17岁为未成年，18至65岁为青年人，66至79岁为中年人，80至99岁为老年人，10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如果按这样的标准，似乎离老年还有一点距离。这是废话。）跟朋友们聊天，这时也有了一些感慨：从记事开始，母亲领着我

“贡嘎山”记

◎格绒追美

前来举办讲座、召开座谈会、诗歌朗诵等活动，我们以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聆听着他们关于文学的解读。后来，我在记忆中搜索时，意西泽仁老师、嘎子老师、列美老师等在那时候就有了极深刻的印象，但有些却与康定当下的文人们无法“对号入座”。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是，杨国平老师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师生文学作品大展，几乎把学校的整个橱窗都占满了。而我的一篇散文诗竟然排在了学生组的第一个。那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以此为契机，我开始学习写作，并真正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虽然杨老师曾几次推荐，但中专毕业之前，我依然没有处女作在州内报刊上发表过。据杨老师说，《甘孜日报》的副刊曾选上了我的一篇短文但因时机已过最终被拿下了。

毕业之后，我在老家的一所乡下寄宿制小学教书。杨老师仍时常来信鼓励我。这时，我的一些豆腐块文字开始在《甘孜日报》上发表了，而《贡嘎山》也刊登了我的处女作《求生之路》。那是一篇描写一个人失踪几天没有任何人察觉但他本人悟得一番生命诞生历程的有点魔幻味道的小文章。在故乡的乡下教书的岁月里，我读了许多中外名著，也写下了不少天马行空的文字。从那时开始，《贡嘎山》的关注和扶持像泉水一样一直滋养着我的文学之梦，它一天天在乡村的岁月里秘密成长。《贡嘎山》发表了我的许多小说，还刊发过我的几首组诗，还把我认为重点作者，推出过我的作品小

读那本《全国中小学生作文选》，到中学时胡诌几首小诗，再到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大学毕业当编辑，做文艺组织工作，竟然只做了一件事情！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幸耶不幸耶？从“文革”到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到进入新时代，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可谓波澜壮阔，可谓天翻地覆，在这其中，各种沉浮，各种兴亡，就像戏台上唱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自己似乎置身世外，只在旁边舞文弄墨，看似超脱，实在无能，此所谓不幸。然而，身处这个变化万千的时代，虽然没有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成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师，但耳濡目染，“点点滴滴在心头”，看惯日出东方，看惯落花流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杨绛先生所言：“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一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蔬菜，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珍果。”这样，就能够保持着一种初始的心态，继续文学的梦想，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贡嘎山》经历了该有的风霜雨雪，经历了该有的浴火重生，如今又进入一个甦醒时节，这是一个与我们成长的年代完全不同的时代，多媒体、融媒体、人工智能、环境问题、贸易战、新新人类……文学面临的问题和要处理的、要反映的课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所不能想象的。当我们这一代人还在为文学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下去而担心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新人已接踵而至，闪亮登场。相信他们比我们更有能力解决那些困扰我们许久的文学命题，相信他们比我们更有智慧开拓创新，使文学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再现，更相信在他们的操盘下，《贡嘎山》杂志会越办越好。

吉米平阶，四川康定人，1962年生，现任西藏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巡视员，西藏作协常务副主席，《西藏文学》编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辑。后来成为朋友的嘎子、列美、紫夫、光文等诸位老师都曾给予我很多关心和扶持！找人写评论、贡嘎山笔会、推小辑，每一次的“善举”，都曾在我心底和文字中激荡起幽远的感激回音。可以说，文学的《贡嘎山》陪伴着我的旅程，使我的人生有了别样的光彩和意义！

数十年之后，在经历了人生的辗转之旅后，我竟然来到州文联主持工作。这使我深信，我与“贡嘎山”是有着宿命般极为殊胜缘分的。今天，当“康巴作家群”走向中国文坛时，在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关心重视之下，贡嘎山杂志社的同仁们倾情付出，州内唯一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贡嘎山》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每年举办笔会、评年度优秀作品奖、作家签约、开展刊物走进校园活动等，连《贡嘎山》藏文版也办成双月刊，成为继《西藏文艺》之后五省藏区第二个藏文的文学双月刊，全州形成了藏汉双语创作比翼齐飞的可喜局面！

“贡嘎山”是王者之峰，“贡嘎山”也是文学之峰！精神之峰！

我期盼并且深信：在大家的共同呵护和努力之下，“贡嘎山”必将成为青藏高原独特的精神之山，灵性之神！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抒写属于自己的五彩华章！

格绒追美，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甘孜藏族自治州文联常务副主席，甘孜州作家协会主席。

创办《贡嘎山》

◎意西泽仁

《贡嘎山》文学杂志的主编列美平措先生告诉我，《贡嘎山》汉文版已经出刊200期了，叫我写篇纪念的文章，我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这引起了我许多的回忆。

我是1972年在《四川日报》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的，当时我还在色达县委宣传部工作，省里和州里都来了通知，为了配合当时的一个纪念活动，希望各地都能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来，县上的领导就问我能不能写一篇，以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那时我刚从巴颜喀拉山下的牧场上回来，正沉浸在牧民们与自然灾害抗争的感人场面之中，所以就答应了，并在一个星期后写出了短篇小说《草原的早晨》。县上很是高兴，就以“中共色达县委创作组”的名字寄给了《四川日报》。不久，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用了整整一个版面。这对我的鼓励很大，又陆续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好几篇散文。不久，《甘孜报》恢复地方版，我就被调去当了编辑。

从色达回到康定后，我因编辑《甘孜报》的文艺副刊《农奴戟》，认识了州里的老作家张世勋和龚伯勋，我们时常在一起谈起文学。以后又认识了州里更多的作家，大家说州里除了《甘孜报》的文艺副刊外，都希望还能创办一家文学刊物。

不久，我被调到了州委宣传部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州里已经有许多人在进行文学创作了，好些作者都习惯把自己的中长篇小说手稿寄到州委宣传部，希望能听听意见，并寻求发表和出版的机会。我当时很认真地对这些来稿提出了意见，有些作品也推荐给了有关的出版社。在这段工作之中，我更感觉到州里真应该有自己的一本文学期刊。

我和张世勋、龚伯勋二位老师在一起聊天时，经常谈起创办州里文学刊物的想法，我也多次向有关领导反映州里作者们的期望。大家还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上级呼吁，这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并叫有关文化部门起草一个创办甘孜州文学刊物的申请报告。其实这份报告是我起草的，那些日子我嘴里时常挂着办刊的事情，再加上我的字好些领导都认识，我怕自己的字迹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就请当时回康定休假的贺先枣先生帮忙誊抄了一遍后，才交上去的。

接着我和张世勋、龚伯勋二位老师又开始商议刊物的名字，那段时间大家想了好几个名字，但都觉得不太响亮。最后，是龚伯勋老师提出了用蜀山之贡嘎山的名字，我们眼睛一亮，又细细地品了品，觉得很好听，于是就为即将创办的文学刊物取名为《贡嘎山》了。

没过多久，州委批准了这份报告，这让我们高兴了好些日子。当时我和张世勋老师正在主编《甘孜州三十年文学作品选》，为了纪念《贡嘎山》文学刊物的诞生，在编排这本文学作品选时，我还特意使用了文学期刊的版式。

同时，我们也认真商议了刊物名称题写。我在《甘孜报》时，曾请专门为《人民画报》题写标题的著名书画家黄钟骏先生，题写过《甘孜报》文艺副刊《农奴戟》的名字，这次我再次写信给黄钟骏先生，恳请他为《贡嘎山》题写刊名。黄先生很热情，也很认真，他题写了三个刊名让我们挑选，最后我们选用了现在刊物上的这个字体。后来，我在离开刊物编辑部时，就将黄钟骏先生题写刊名的原件移交给张世勋老师了。

1981年3月，我们编辑出版了《贡嘎山》的试刊号，虽然当时州里的印刷条件有限，试刊的封面是用原盘机套了几道色印出来的，看起来比较粗糙。不过看到甘孜州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学刊物时，我们都感到非常欣慰。

当时，我为创办刊物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当时似乎已经有了“本职”和“业余”的矛盾之说，于是，我一下决心就把自己的工作关系转到了《贡嘎山》编辑部。

不久，青年诗人列美平措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来当了编辑部工作，作家贺志富也来了，后来还来了一些人。

不过，我很快又调到四川省作家协会工作了。

以后，我一直关注着家乡作家们的创作，也很感谢编辑部给我赠送的每一期《贡嘎山》杂志。

意西泽仁，1952年5月出生于四川康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作家。